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
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里，中秋节的重要性仅次于春节。她源自几千年深远悠长的农耕文明，承载着老百姓庆丰收、祈平安、盼团圆、祝福国泰民安的美好希冀。

千百年来，中秋明月映照着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、乡愁记忆。每逢中秋佳节，不管是明月出幽燕，还是月满太行山，抑或月光淀影共徘徊，千家万户团聚一起，把酒赏月，祈祝国昌民丰、团圆美满。

中秋，是我们永远的节日。

月满燕赵

□ 杪 杪



在城里生活日久，近些天又一直在外奔波，早已忘了农历的节气。晚上忽然收到一位友人发来的微信消息，问我现在的地址，要寄月饼给我。我猛然惊醒，马上又要中秋了。

回罢信息，我打了两个电话。第一个打给孤身在农村生活的母亲，问候饮食起居、家长里短。与往日不同，未了我加了一句：枣儿还没打吧？最好是等我们回去。母亲说今年一个枣儿也没有，不用打了。我知道她的说法不过是夸张，太行山区漫山遍野的枣树哪里至于一个都没的打呢？只不过遇到了小年。民谣有七月十五红圈，八月十五落竿之说，看来今年不用费力去落竿了。

母亲回忆说：枣树现在似乎年年都是小年，因为没人再靠卖枣维持生活了，一年给老人们的养老保险都比以前卖枣的钱多。男人们开春都去修扶贫公路了，枣树不剪枝不除虫，树下的草有一人高，哪里还能结枣。母亲感慨一番，告诉我自家院子里树上的枣子已打下来，等八月十五供月神用。

第二个电话打给叔叔。叔叔家院子里有两棵十几岁的石榴树，果满枝头。月是故乡明，每个人的故乡总是最好的。上个月在北京遇到已是两代城里人的友人，故乡于她早已成了诗一样的远方，中秋节除了跟父母团圆，没机会回乡享受田园之乐了。但她还是一直在夸耀她故乡的石榴才是最甜最美的。我知道，她想从晶莹的石榴籽粒中寻找故乡的影子。叔叔也是一直对我说：等八月十五回来摘石榴吧，有供月神的，就有人吃的。

在太行山区，没人说过中秋节，只说过八月十五。春种秋收，玉米、谷子、黍子、芝麻，以及各类瓜果，中秋节前后恰是成熟的季节。因此这个节日成了与农民关系最密切的节日。南方说中秋时节，丹桂飘香，北方没有桂花，处处流传着八月十五月儿圆的顺口溜。孩子们最盼着过节，因为有月饼和水果吃。但是月饼也不是那么轻易就吃得到的，除了过去物质匮乏之外，在孩子眼里，吃的仪式也是繁文缛节。在传统习俗中，诸事有禁忌，吃月饼的仪式感远胜于现在城里的月饼节。在我老家，中秋节祭月神是极为重要的仪式，天一擦黑，月出之前，就在当院里摆一张方桌，旧时平民百姓家极少有八仙桌之类的高桌子，只有方地桌，中间盘中摆四块月饼，应季的鲜果如石榴、红枣、苹果、鸭梨等摆在四周。如今可以用采买来的，但过去只用自家树上收获的果子，现在老人们仍然恪守这一传统。

明月夜，祭桌一摆好，小孩子就流着口水围在桌旁，却被家长告诫不得下手。等到吃罢晚饭，月亮升到半空，祭拜仪式便开始了。因为月亮属阴，祭拜仪式都由家里的女性承担。她们端起月饼缓缓举过头顶然后放下，旧时诵祷文、点香烛

组建了农业合作社，相当一部分村民加入合作社，可以选择以土地入股，也可以以劳动力入股，在合作社上班，按月领取工资。办法一出，外出打工的人们纷纷回乡，当起了现代农民。秋收季节，又到了新一轮土地流转的最佳时机，老牛嫂这才又给丈夫打电话。

我也是不大相信，只觉得家里有两亩多地，是妇女在家里干活不顺气才打电话叫我。因为头年出去的时候合作社还不成气候，但我回来一看，还真是有了大变化。老牛说实话，也不再忌讳当初的想法。如今，他把土地流转给了合作社，夫妇俩都在合作社上班，每天出工，虽然仍旧在田间劳动，但是，不管旱涝，不管收成，干一天给一天钱。干着踏实，也实惠。老牛对自

己的选择颇为满意。我问及是什么人有这么大魄力，能够在这里搞合作社，王兴民说：扶贫工作队引进来的，寿光的一家农业企业，看中了这里的水土和自然环境，种中药材、食用菌和大棚菜，产品全部外销，听说卖得不错。当然，这也仰赖现在山区交通状况的改善，农产品能运出去，化肥、建材这些生产资料能运进来，也正因为交通方便了，老牛的俩儿子每人一辆拖挂车，在外搞运输，收入不菲。

没有了生存压力，农民的小日子挺不错。我侧身看着老牛月光下的剪影，暗自思忖。在大山深处，月华如流水，照亮了耸立的山峦和广阔的原野，万籁俱寂，时有虫儿在中秋的月光下鸣叫，似乎要唤醒这日渐沉寂的村庄、老屋。

月光作证，大山作证。

阜平曾被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首府所在地，地理位置偏僻，地形地貌复杂，村民世代居住在这里，其思想和观念与世隔绝，导致生活贫困。而今天，他们接纳了诸如农业合作社、土地流转、土地入股这些新生事物后，生活更加坦然和安定。治贫先治愚，脱贫攻坚工作不仅开通了致富路，更开通了山区百姓思想转变的总闸门。这比前者更重要，哪怕并非主动，只是因为山外的世界太精彩，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而改变。

就拿眼前的景象来说，赏月这样的活动本是文人才有的雅兴，而如今，秋高气爽，月明星稀，山区的百姓也在月光下望月怀远，谈天说地，改变已然开始。

月光作证，大山作证。

千古的爱情故事。老百姓又感动于他们的深情，也与后羿一同祭拜嫦娥。后羿死后，百姓祭月时同时供奉月饼，以喻后羿。久而久之，就成了民间的固定习俗。也正因为嫦娥是被动服药，所以李商隐写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，为在广寒宫形单影只的嫦娥惋惜。但细想诗人也并非全无理道，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，不过是无法验证的想象，仙界哪里又有间人的生活来得畅快？！

不过现在可以相信的是，中秋节，嫦娥宝镜碎片化的自然美景中，每个淀泊里都有一枚圆月亮。我眼前又浮现出老李精瘦的身影，耳畔响着他爽朗的笑声。梦想离他更近了些吧！皎洁的月光下，雄安新区的轮廓日渐清晰，仿佛已经看到白洋淀边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，在中秋月色里如梦如幻地生长。



中秋节，庆丰收，从古至今，都寄托着人们对自然的感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

在大山深处，月华如流水，照亮了耸立的山峦和广阔的原野，万籁俱寂，时有虫儿在中秋的月光下鸣叫，似乎要唤醒这日渐沉寂的村庄、老屋。



皎洁的月光下，雄安新区的轮廓日渐清晰，仿佛已经看到白洋淀边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，在中秋月色里如梦如幻地生长。

近日，由雄安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在雄安新区全域组织开展的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，留存调查登记工作圆满结项。该调查历时7个月，一批承载着雄安新区人民记忆、凝聚着雄安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，留存被登记造册、建档存根。目前，相关部门正在编制乡愁保护专项规划，使宝贵的乡愁遗存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得到保护传承并发扬光大。

延续历史文脉，为雄安新区留住乡愁。今起，本报文化周刊推出雄安乡愁专栏，展现雄安新区乡愁留存的历史人文价值，记录乡愁调查登记工作的历程，为传承乡土文明、构建雄安新区文化和人文精神凝神聚力。



安新圈头音乐会乐手在淀上练习古曲。本报资料片

雄安·乡愁

水是万物之灵，生命因水而蓬勃。得益于千百年来白洋淀水的滋养，雄安新区所在地自古崇文尚武，人杰地灵，人才辈出，造就了刘因、杨继盛、孙其逢、容城三贤等一批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。同时，成千上万个默默坚守民间技艺、艺术绝活的普通民众，在恬静雅致的生活中，成就了平凡人的艺术人生，并装点了百姓的生活。

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批民间艺术团体和个人。雄县古乐、鹰爪翻子拳、安新圈头音乐会、大王音乐会、容城沙河营百年剧团，他们以农民为生力军，存续了百年甚至数百年，世代相传，生生不息，为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、艺术修养的养成，作出了贡献。

雄县古乐系民间鼓吹乐之北乐支系，发源于宋代，盛行于明清，已在当地民间流传近千年。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研究我国民族古

老手艺

典音乐的宝贵资料。目前，全县尚有亚古城音乐会、开口音乐会等4家，保留了古曲80余首的演奏技巧。古乐既可坐棚吹奏，亦可在行进中演奏。文场套曲文卓典雅，武场套曲高亢激昂。古乐在雄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翁，下至二三十岁的青年，很多都能即兴来上一段，有的家族甚至四代传人一起演奏，正是这种世代有序传承，使得古乐流传近千年仍富有生气。

翻子拳是中华武术宝库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优秀拳种，清末在河北流行广泛，京南保定地区更为盛行。在此基础上，民国时期由陈子正创建了鹰爪翻子拳。陈子正（1878年-1933年）雄县李林庄人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武术大师、教育家，被誉为鹰爪王，是最早把武术课引进学校、课堂的武术教育先驱，著有《拳术要义》《鹰爪翻子拳摘要》等。2008年，鹰爪

老手艺

翻子拳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2012年当地教育部门将该拳引入全县中小学校园。目前雄县有鹰爪翻子拳专业、业余武术队等，常年参加练习的武术爱好者近千人。

历史上白洋淀的造船业规模庞大，其中，安新马家寨是造船专业村，且历史悠久，曾造就了许多木匠状元。史料记载，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即出现了造船作坊，其中，东兴、永顺等八大家最为出名。经过多代传承创新，时至今日，马家寨造船技术更加完备，产品行销多个省（市、自治区）。

白洋淀芦苇以数量大、质地优而著称。芦苇画由苇编技艺衍生而来，作为白洋淀特色民间艺术，素有一淀水，一淀银，一寸芦苇，一寸金之美誉。芦苇画传承至今，在当地出现了一批追求卓越的手艺人。生于1955年的刘国对，自上世纪90年代



电邮 136@tom.com hbrbwhzk@163.com

末起，致力于芦苇画艺术的尝试与研究。不同于他人的是，他一直坚持采用纯手工制作。制作一幅芦苇画，需要剪、烙、烫、熨、拼合等多项工艺流程，至少经过二十多道工序。他制成的芦苇画，栩栩如生的人物、风光秀丽的山水、活灵活现的鱼儿、自由飞翔的鸟儿，自然艳丽，线条流畅，尽显功力。多年来，他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传承芦苇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规划建设雄安新区，为民间技艺的发展传承带来了新机遇，传承千百年的传统艺术将在新区的建设中不断发扬光大。（刘洁/文）